

究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請移
真源縣就宮安置敕有恐移縣就宮必多穢
漕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為赤縣仍降青
詞修齋告謝也

昌明縣孟津觀驗

綿州昌明縣孟津觀在郭外隔江山頂之上
殿堂崇設臺閣隆高下瞰長川低臨井落亦
一邑之形勝矣太尉平陽公既剋東川創為
節制焚燼之後公府闕然不欲力役疲人修
飾解署昌明鎮將實生申狀云孟津觀去縣
隔江通流數少俯臨水路船筏皆通請拆觀
舍及瓦作棧般載便於事機太尉持疑未注
修造便亦言事急且借公府力辦可以起造
却還乃許之實生領工巧人就觀毀拆房
廊屋舍已一十八間般於江上縛筏載送其
大殿及三門五聖閣瓦中皆有毒蛇下手不
得實生是日便覺腿膝疼痛似患虎風旬日
之間斃斷一腿太尉知之以其本送城北開
元觀竟以不用
道教靈驗記卷之一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廣成先生杜元庭集

宮觀靈驗

周真人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歲
得道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
茅嶺之前平陸夾塔實為福地堂側一片地
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甍覓蹤跡太玄於其上
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褒衣或三或二亦有
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
小豆纔五六歲遊戲其上逡巡有人送置庭
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
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
其地速作靜室為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
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
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
可不專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
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
之七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
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

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
宣朝拜存修恐法位尚卑有真凡之隔爾

南嶽魏夫人小壇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
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圍上平淨寄
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
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
憩其上奇雲靈氣彌覆其功忽有衲僧十餘
人乘岸挾杖夜至壇所欲寄候仙姑入其居
處仙姑在林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
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巨顛墜迴焉照之元不
能動知其靈異奔避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
太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為虎噬
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
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洪州錢柱驗

洪州錢柱神仙許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
蛟長地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
正一新邪三五飛步之術制御萬精自潭州
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

井之下岐嶠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為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鎮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昔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滄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之鐵用墜網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謬節制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電大擊江波遂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四外驚懼誤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為其所毀近亦再修矣

廣州葛蒲觀驗

廣州葛蒲觀安期先生修真之所藥竈丹井靈溪古松為州中遊賞之最古有觀宇歲久為僧所侵以置禪院雖人眾同居常多驚恐之事不然則論訟毆擊亦時有殺傷有老人過之謂僧曰此仙官所居道家靈跡僧雖護持且非其類若不移去當有虎狼為災遭其鳴食矣殊不信旬月而虎暴尤甚損傷者十

餘輩掩蔽不敢言稍稍逃去時進士許三畏偶題七言長句於壁上曰本是安期燒藥處今為達磨坐禪宮數僧梵響滿樓月深谷猿聲半夜風金磬韻停松閣迴浮雲散盡海山空我來不見修真容却得真如問遠公節度使鄭公愚因遊茲院僧徒寂寥復聞有華歎之事及老史之言願見此詩喟然曰此亦志之所之也能無感動乎遂表奏改置葛蒲觀焉

青羊肆驗

成都青羊肆在正見坊羅城之外乃太上老君自終南與尹喜相別將適流沙會期之所也是歲老君自說經臺上昇入太微尹喜于日修行功成入蜀尋覓青羊肆得見老君即其地也荒涼既久曾未與修教門雖具詳知亦無力收買於是地屬居人但有千載古松高十餘丈徑三四尺修竹荒臺巋然存矣時百姓楊政負販於市肆買其地以居焉鄰里咸言大松之下竹林之中不可穢瀆政亦常敬護之因晚自市歸至竹林之內見一老人

謂政曰我此靈跡十年間有人興之爾亦不可久住我欲置一宮宇來往慈遊汝可為之也政云無巨力以窮因為辭老人以杖指地曰此下有金汝取之為我作舍板閣層欄必今周備餘以答爾護持之心事畢遷居外郡勿多言於人也政喜其言認取金之地而忘問其姓氏尋已不見但謂之龍神亦不知是通門靈跡掘三二尺得甕瓶以覆覆之乃上金三四十兩取金藏之置甕於巨松之下市材瓦作十六柱天宮一區其下自地布甄列斗拱作板閣欄干精詳如法其中一壁不敢圖形像但炭灰泥之以香案供養而已事畢乃移家彭州賣酒為業日益富贍以其地賣與度支院官陳評事乃丙申年春也余詣陳訪其地已有此宮因問其所以陳為余道之不二年陳隨相國高燕公下江陵其地屬隨軍簡肇辛丑年大駕到蜀壬寅年八月從靈輓之瑞九月十二日敕置青羊宮賜錢二千收贖其地一千八百貫製屋宇聖駕三幸其中丙申至此七年耳其驗昭然

時讓房等特立道士李無爲見夜赤光如
彈丸跳於地上於其沒處掘獲古瓶一口有
古篆六字云太上平中和吳節度使侍中陳
敬瑄行在指揮使軍容田令孜以表奏進宣
示百官模勒文字賜軍前李特立賜辭授太
子校書龍州江油令李無爲賜紫冠帛有差
自是明年收宮闕後羊諱黃巢乙巳年駕還
京師斯則太上玄祖爲中和聖孫靈冠平災
之驗信矣

益州龍興觀取土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
面通街唯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
峯者事顯川王於小巖坊創置私第以基地
卑濕乃使力役者斷觀門土牆及廣掘觀地
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
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水人曰爲
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焉而卒
其觀內有鐘臺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
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於
其鐘樓遺蹟勝實併爲毀蕩矣頃年駕在蜀

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
日復活言見行魯爲鬼吏所驅般運龍興材
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鐵橫梁又却飛去
如是捷運不知何年當得息耳欲求子孫爲
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耳

靜福山分界驗

連州靜福山觀神仙廖冲得道之所其居枕
小溪有石筍青木頗爲幽勝其孫廖神璣紹
續居昔香火稍度以爲州里所重無何有僧
於其鄰近置院侵觀地置倉及涵神璣陳牒
理之州差官吏往驗其地僧猶固執乃指觀
地更欲吞侵詞款縱橫官不能定忽聚議之
次風雷暴起震霆擊碎石柱劈開陸地分別
界畔倉廩基址還屬觀地之中是夕又有猛
虎哮吼樹斷草搜地爲跡分別僧界刺史
蔣防立碣以紀其事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驗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
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整計數千車功用
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

其階庭之中攫土穴地指水流血而終不已
骨肉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旬穴土似有
驅迫之者時聞爲物撞擊痛楚之聲但流淚
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月餘日又既困垂
命巫醫彈術各無微應偶召尊者巫云求道
法救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
子既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
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無知犯
暴道法取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
曹罰令運土填階不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
二三十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怠果官考責鞭
撻極嚴卒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咷若有
所訴一家聞之俱爲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
殿上焚香祈乞請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
坑處設齋告謝求賜免赦疾乃稍定一早又
自言曰天符有敕穿掘觀土修築私家雖已
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奪所
連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
故意凌踐大道及褻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
生以陪填首謝罪止一身得不爲戒耶

樂溫三元觀基驗

涪州樂溫縣三元觀梁宋間所置獨占一峯
傍臨江岸前有龍潭基址闊七八十畝猶有
石像鐵碑石獅子工用精巧不同於常有李
胤衙推者以為宅開拓其地以為園圃多植

葱蒜貨薄規利其家疾際聯縣死傷十餘口
識者以福地不合穢漬勸其悔謝殊不介意
尋為江陵府奪其地置把截營版築垣墻制

置廳宇亦甚宏麗觀側古柏貞松巨材嘉木
皆被誅斫營使馬述採伐尤甚其居止寢息
頻有不安即烹殺豬雞禱祀鬼神人或勸其

護持像設覆蓋功德贖若不聞因校閱棹船
戲於江上溺水而死其後營使三人皆所不
利今營亦廢矣而榛蕪荒穢尊像摧殘奈亦

勸誘邑人再為整葺常伺賢儒上士以復勝
跡靈墟爾觀有元始天尊像象額八分書刻
於鐵碑之上碑廣三尺長六七尺乃中書侍

郎庾子山文也

李福相公修玄元觀驗

相國李福成通元年居守東都頂常侍楚國

太夫人發願修觀事竟未就此年既為留守
亦遺忘前願矣至都三日夢青童七八人執
花香前引至一山觀入山似深至觀乃平壇
松柏森茂臺閣崇高若曾所遊歷入殿見天
尊像貌若翹運動如生但不言領之而已福

拜乞一言天尊亦不答以手指殿外鍾樓隨
手看之樓已傾矣明日到玄元觀果如所夢
及迴顧鍾樓亦似傾朽因命工修之撤瓦毀

垣損者多矣唯棟桁一條周迴純漆外無所
傷觸之則中已空矣工人亦請別換不欲更
用舊材福令錄切之當中有數長尺餘內

有方木刻文曰山水誰無言元年有福重修
歷示百司周問官屬莫能解之福目解之曰
山水誰無言指御名也有福重修余之名也

聖人垂夢指此鍾樓今之所修已叶前兆矣

韋臯令公修葛瑣化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為成都尹相國
張公之愛婿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
俗張公奕世相家德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

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

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瑣祿
食金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
富貴無以葛瑣為忘也由是韋有千祿之志

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祿數十萬金
資其行計至鳳翔張錡辟為推官會隴州闕
守命韋權領郡事俄而宋此亂德宗幸奉天

此遣使授韋隴州刺史韋斬其使傳首行在
時車駕卒至征鎮皆未及赴難韋表既至城
中羣心始固詔韋為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賜金紫賊平入為金吾大將軍出鎮興元改
授西川節度與張公文代既而累年蜀境大
穰金帛豐積南詔內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

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我蠻備伏由是諂許
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
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

榮其國而葛瑣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
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焉

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
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

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支九隴租賦於

山下作屯輪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
刊于洞門之側上構層樓梵僮七十人以供
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
封以王爵矣即本令丁卯屬屬墳化也

果州開元觀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爽塏以形勝之美
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奉而制置之內猶
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沂嘉陵江於
利州上游採賣材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
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
眾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
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便
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不有商
筏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徹忽見
潭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鈎求得梓木十段構
成三階殿鍾樓經閣廊宇咸得周足又市靴
梵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
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滿殿宇
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
萬斤鑄三尊鐵像佳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

近祈禱立有微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代豐足
今為曹族馬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
以三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關而
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開州新浦花林觀祥異驗

開州新浦縣花林觀者乃邑民所居之地也
其家巨富門枕江岸開元年中民家裏起閣
異香滿庭光景朗徹紫氣連之四面瀾漫數
里其扉陰及江上皆奇花異木水心紅白蓮
花廣皆尺餘不窮其數神仙往來鸞鶴飛翥
移時方散邑中人只聞異香不覩花木神仙
靈鶴之事因以上聞以其宅為觀仍以花林
為名及創天尊之殿則異香光景之瑞如初
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道教靈驗記卷之三

常三

廣成先生杜九庭集

宮觀靈驗

劍絲白鶴觀蝗蟲不侵驗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劍川有二莊其東為金
庭觀西為白鶴觀相去七十餘里金庭則王
氏子孫百餘戶居焉有禿筆塚墨池劍匣並
在白鶴即太宗飛帛書類為州縣所寶觀之
水田周迴於觀側咸通秋中蝗蟲害稼江浙
彌甚里間田畝之間相聚驅之或震擊筆擊
銅器籜絲顯之衣書以及夕忘其寢味驚呼
斥逐猶不能免其害或集於田中雖千畝之
廣頃苗巨穗頃刻皆盡觀田有與居人之封
畛相接者有溝塍相隔者屈曲蒼紆犬牙相
半氏田皆盡殆無子遺觀田豐衍倍於常歲
其有植根於觀地之中莠秀民田之內蟲亦
不食時俗以為偶然爾洎明年地埔傷稼所
害尤廣而觀田復無所侵邑人乃蒸香潔齋
上報玄德矣

明州大寶觀山水不侵驗